

書叢小題問會社

種七第

怎樣付應目前世界前界危機

任白戈著



青年協會出版社

書叢小題問會社

機危的界世前目付應樣怎

著 戈 白 任

種 七 第

7

23031

版權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著作者 任白戈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伍分 寄費另加

Social Problem Series

No. 7

How to Meet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

by P. K. Je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HANGHAI

Price: Five Cents, Postage Extra, July, 1934

社會問題小叢書

在這變動的世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為供給怎樣的需要起見，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其總題為『中國與國際』，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皆作簡明的敘述。書目函索即寄。

怎樣應付目前世界的危機

任白戈

(一) 目前世界的危機太大了！

只要是一個關心世界的人，我相信誰也會感到目前世界的危機的。各個國家內的動亂與不安，各個國家間的矛盾與衝突，都充分給我們表明了這個危機的存在，而且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威脅和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戰看看又要到來了，差不多所有的人心都在焦急和煩慮中戰慄，差不多全世界到處都可以聞着一種驚呼和歎息：前世界的危機太大了！

的確，目前世界的危機太大了。我們單就各個國家間的矛盾與衝突來說吧，可以

說沒有那一個國家不是與別的國家在相矛盾與衝突的，而最顯著的例子就如法德，英法德奧意法等之在西歐和日美，日俄，英日之在東亞。而且，這些矛盾與衝突還是非常複雜和深入的。在東亞，自從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北四省以後，爲了日本處處都儼然以亞洲的主人翁自居，一方面排斥打擊各國在華所享受的利益，一方面又企圖北進攻擊蘇聯結成反俄戰線以鞏固自己，於是各國的矛盾與衝突便更加複雜和深入，使時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在西歐，自從希特勒把持了德國的政權以後，一方面爲了戰債和軍備種種問題而以猙獰可怖的德國退出國際聯盟，一方面又爲了亞爾薩斯和洛林等地的收復和對於奧國的陰謀與法國發生了最嚴重的爭執，馬上使得全歐洲都感到非常不安，只好大家盡量準備軍實。英法呢，爲了保持它們在歐洲的優越

地位和在亞洲的特殊利益，無論如何亦是不能讓步的。它們決不肯放棄它們那海上
的霸權和領土的爭取，所以它們一方面運用各個殖民地及其所與國竭力與日德等
國爲難，使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着嚴重的打擊，一方面利用國際聯盟對於日德等
國加以挾制和壓迫，使其陷入於孤立無助的苦境，例如英屬南洋羣島的抵制日貨與
法國的幫助奧國就是明證。至於意美等國爲了地中海和太平洋的問題，它們亦不可
避免地必然要與英日法德等國衝突起來。而且這些衝突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
地步，最後只有戰爭這一條道路可走了。最近的軍縮會議不是完全破產了嗎？而素來
稱爲和平機關的國際聯盟更早就成了一張廢紙，試問除了戰爭以外還有什麼道路
可走呢？有人說目前的世界簡直像一顆正要爆發的炸彈，我覺得以這句話來形容目

前世界的危機到是很適當的。

(二) 世界的危機決不是幾個人造出來的

然而，這不過是一些浮面的現象，我們還應該知道這種危機的真實的所在。即是說，我們還應該知道這種危機的根源。

有些人說：這種危機完全是由於國際間缺乏信義與和平，只要各國能够開誠親善便可以了結的。

有些人說：這種危機完全是由於幾個野心家一手造成的，只要將這幾個野心家打倒了便可以消除。

有些人說：這種危機根本就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世界已經到了末日，人類的命

運也就從此完了。

第一種說法，在最近的國際間非常流行，差不多已經成了一般政客和外交家的口頭禪了。這是從過去的白里安到目前的漢德森一貫地所彈的老調子。依照他們的說法，自然這種危機的消除應該從改善各國的關係，敦睦各國的情誼下手，所以他們奔走號呼都不外是爲的使各國接近修好，好像國際間一下子有了信義與和平而這種危機馬上就了結了似的。

第二種說法也是很流行的。說這些話的人，大約是以爲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俾斯麥一個人造成的。同樣的邏輯，自然他們要說目前世界的危機大都是由於日本和德國的一二野心軍閥和政客所造成，只要打倒了這些破壞和平的傢伙，這種危機便

可以消除了。他們却不問日本和德國還有不有第二個荒木和希特勒，他們亦不管當荒木已經下了台的現在日本還是在有加無已地積極侵略和進攻聯俄，使亞洲滿佈著險惡的戰雲這個事實。

第三種說法，大都是從一般非常消極和悲觀的人們口中吐出，其結果往往是取了玩世或出世的道路。世界既然已經到了末日，那就得過且過，過一天算一天吧。人類的命運既然如此悲慘，那就脫離了這個世界而去求永遠的安息吧。這樣一來，自然有的人便完全頹廢墮落，有的人便皈依逃避式的宗教，使世界真的呈出末日的景象。

實際上，這幾種說法都是不十分妥當的第一，所謂國際間缺乏信義與和平，這自然是一個事實，但決不能說目前世界的危機是由於國際間缺乏信義與和平所致。反

之，這種缺乏信義與和平的現象，到正是世界的危機徵兆和表現。爲什麼國際間沒有信義與和平呢？而這種信義與和平又是那幾個人所能隨便給與或除掉的嗎？第二，即使所謂目前世界的危機是與日本的荒木和德國的希特勒這兩位野心家的瘋狂舉動有重大的關係，但至多亦只能說是促進了這種危機的顯露和擴大，決不能作爲原因看待。如果真的單憑希特勒和荒木兩雙血手就可以造成這種危機的話，那末這種危機也就同樣可以被美國的羅斯福和英國的麥克唐納爾兩雙黑手抹去了。難道全世界都沒有一兩雙手伸出來消除這種危機嗎？爲什麼反轉在一天一天地增大呢？可見這種危機決不是幾個人造出來的。第三，至於所謂這種危機根本就是世界本身所具有，這到可以說是有一部分的眞理，不過因他就說世界已經到了末日，人類的命運

也就從此完了。當然，更不能因而消極，頹廢，墮落，將世界置之度外，不管它危機不危機。其實，世界是決不會一下子就完結的人亦是始終離不了世界的。就以皈依宗教的教徒來說吧，雖然他們是覺得現實的世界簡直令人活不下去而一心想超脫，然而其目的却還是在想於現實的世界之外另得一個令人容易活下去的世界，其本身究竟是依然沒有脫離了世界的。即使自己要閉着眼睛，不管世界的危機不危機，但世界的危機終究要碰到自己的身上來，難道應該置身於危機之中而還不知道它究竟是在那裏的嗎？

(三) 目前世界的危機究竟在那裏

那末，目前世界的危機究竟在那裏呢？

這，只能從世界本身的發展來說明。

世界的本身是發展的，到了一定的階段，它必然要發生危機。而這種危機往往也是由舊的世界到新的世界的轉機。目前，世界已經由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了。在這個階段中，世界的本身又發生矛盾與衝突。而所有的矛盾與衝突便顯現在帝國主義這一形態上，主要的可以分爲三系：第一，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與衝突；第二，是帝國主義與各弱小民族或殖民地的矛盾與衝突；第三，是帝國主義與其國內的無產階級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在我們面前早已表現得非常明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一系的表現，戰後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獨立與解放運動就是第三系的表現，俄國十月大革命以及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

動就是第三系的表現。而且，這些矛盾與衝突還是互相聯繫着的，一切的總和便形成了目前世界的危機，不過主要的表現是在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國際間罷了。譬如說，帝國主義的生產（並不是爲消費而是爲商品的生產）本身就是形成這些矛盾與衝突的：它們爲了多得利潤，一方面盡量增加生使生產產，發生過剩的恐慌，一方面盡量剝削勞動者，使勞動者的購買力減少，所以結果弄出像一方面無衣無食，一方面將米麥往河中傾棄，這種怪誕而又不合理的事情，以致引起勞動者的反抗與鬥爭；這時，它們爲了推銷自己的過剩生產品和緩和國內勞動者的反抗與鬥爭，便不得不海外去侵略弱小民族和爭取殖民地，以致引起各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反抗與鬥爭及其與別的帝國主義的衝突；於是，一切的矛盾與衝突便聯結在一起，而世界的危機

便形成了。即是說，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與衝突已經集中到非用戰爭不能解決的地步了，這才是真正的目前世界的危機呢。再舉一個淺近的例子來說：目前太平洋似乎總被人們認為危機所在的地方，許多預言家都說將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會從這裏發生，然而其主要的理由就在認為太平洋是一切矛盾與衝突所集中的地方。因為太平洋有許多國家都是各個帝國主義所必須爭取的市場或殖民地，例如中國就是一個最好的對象。自從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北四省以後，這種危機便一天一天地更加逼近我們了。

(四) 帝國主義與目前世界的危機

不待說，我們是不能坐以待斃的。對於這種可怕的危機，我們至少亦得準備應付

才好。目前不是到處都在發生準備應付世界的危機的呼聲與行動嗎？最顯著的就是各帝國主義的縱橫捭闔與擴張軍備。國際聯盟的會議剛剛開過了，軍縮會議跟着就來，軍縮會議還沒有結果，什麼幾國公約又要簽字。此外如某國領袖與某國領袖會晤，某國與某國妥協聯合對抗某國與某國的集團等等消息都充滿了我們的耳鼓，在表面上大家都說是爲了克服世界的危機，使世界永遠得着和平。然而其結果却只有使這種危機更加迫切與緊張。不久以前，各帝國主義還曾經在倫敦開了一個世界經濟會議，說是由此可以解決全世界的經濟恐慌，同時也就解決了目前世界的危機。正如以前所說，目前世界的危機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與衝突所形成，在此地我們不妨加上一句說，這一切矛盾與衝突的最高表現就是全世界的經濟恐慌，倘使

各個帝國主義能夠真的解決了這種經濟的恐慌，那我們亦可以相信目前世界的危機是可以由此解決的。然而鬧了幾年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復興到底又是怎樣的狀況呢？羅斯福的藍鷹運動，麥克唐納爾的經濟政策，到底又發生了怎樣的結果呢？其他如希特勒的排斥猶太人和限制婦女的職業，那根本就是一種野蠻可笑的舉動，那裏能夠說得上解決什麼恐慌問題。自然，我們亦不否認，有一個時期，世界的經濟好像是在繁榮一樣，然而那究竟是人爲的一時的現象，要得到真正的經濟繁榮和復興却不可能。既然經濟恐慌不能根本得着解決，那末要想由此解決世界的危機亦是不可能的，最後它們只能應用戰爭了。而且事實上它們也不能不應用戰爭。不過，這戰爭可以分爲兩個戰線：一個戰線是爲了殖民地和市場的爭取由各個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本